

张志尧◎著

XIFANGGUOJIJIAZHENGDANGZHENGZHI
YUZHENGZHIFAZHAN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 与政治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吉

林

大

学

政

治

学

丛

书

Political Science
Books

张志尧◎著

XIFANGGUOJIAZHENGDANGZHENGZHI
YUZHENGZHIFAZHAN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 与政治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吉林
大学
政治
学
丛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张志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04-8973-3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政党-研究-西方国家
②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564②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677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56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论

政党政治是一个人们并不感到生疏的范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们太熟悉的范畴。政党政治所涉及的现象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敏感性，使人们更多地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感觉它、理解它，而很难从学理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它。政党政治现实的复杂而不易把握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

政党及政党政治现象自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中出现以来，就一直处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焦点，政治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政党及其活动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政党政治一度是资本主义政治的特有现象，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派别利益的各政党在资本主义政治允许的框架之内竞争执政地位。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政治之内，生长出与资本主义政治对立的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政党政治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形式：一方面，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合法反对”和“公平竞争”，反映着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站在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的对立面，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的性质，变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政治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以政党和政党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政党政治，这就是当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政党政治的基本形态。

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为现代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政党政治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它通过对于全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集中统一控制，

通过在它的组织和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实现其政治领导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以来，世界上，政治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实际上也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政党政治的对立与并存。这种对立与并存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大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而愈加明朗。随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机遇与历史性的抉择。

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下的政党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下的政党政治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它们都是比较稳定的政党政治。它们都有相对确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在各自的政治体系中居于稳定的地位、发挥着重要而确定的作用。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还有一种政党政治，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政治下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政治下的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政治。这既包括 19 世纪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包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除了极个别的所谓“无党制”国家，绝大多数都建立了政党制度或也可称为政党政治。与两类基本的政党政治相比，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可以笼统地概括为非基本形态的政党政治。其基本特点是形式多样、变幻无常，无一定形态。有很多是从两种基本型政党政治那里生搬硬套的，然而又是在不具备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操作的。同整个政治生活一样，其政党政治也带有较多的自身传统社会政治的遗迹，同时受着长期殖民统治的影响，因此更经常地同这些国家的个人、家族、寡头、军人政治相结合、相伴随。

从宏观的意义上探讨政党政治不能忽略另外一种政党政治现象，即跨国的或国际性的政党政治。国际性的政党政治主要发生在欧洲，这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所创立的第一国际。它打破了欧洲国家的界限，以国际共产主义为目标，联合了一大批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动员了一大批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众，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的基础。虽然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并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它却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源头，同时也成为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的强有力的显在的批判性力量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后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也是跨国性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社会民主党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许多国家长期执政。与此同时，右翼的政党也建立了跨国性的组

织，尤其在欧洲联合的组织形式日益发达以后，随着如欧洲议会一类机构的权力逐渐地由虚转实，左、中、右翼的跨国政党具有了强有力的组织和活动的依托。即使这样，国际性的政党政治实际上还是以对国内政治权力的影响为主要目的。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打着“自由”、“民主”与“保守”等旗号的右翼政党联合组织，都是如此。他们超越国家疆界的目标还是要通过民族国家的政治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国际性的政党政治使民族国家的政党政治多了一重要背景和影响因素。

上述政党政治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概括的。可以看出，政党政治有民族国家疆界之内的政党政治与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政党政治。民族国家之外的政党政治又可以区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政党政治：一种是以执政的或比较稳定地参与执政的民族国家的政党为单位而组织起来的政党联合的组织与活动，大部分右翼政党联合组织是之；另外一种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典型代表的政党政治形式，它们具有更真实的国际性质，它们的宗旨、组织与活动更具有国际性。民族国家之内的政党政治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之下的政党政治，欧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是之；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以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国为主要代表；还有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可以包括前两种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

在上述有关政党政治的论述中，我们用的是政党政治的较宽泛的意义，这将成为本书论述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及其现代发展的背景。从比较确定的意义上说，政党政治一般是指西方国家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这也正是本书所说的政党政治。

对于政党政治，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可以对其进行历史分析，探求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背景及其规律性；可以从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其组织结构特点、其活动的内容、形式以及它对于政治生活所发挥的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可以从利益背景和社会基础的角度探讨其特定的性质，发现政党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和民众支持的基础与背景；还可以从其竞选及施政纲领及执行的政政策看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理想或意识形态特性。如此种种，这实际上还是研究政党比较宏观的方面，是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有一些当代学者把政党的研究细致化，具体研究政党及政党政治的某一个侧面，如研究政

党的政治纲领；将政党同特定的政治组织和活动联系起来进行焦点比较研究，例如比较政党同集团、比较官僚与政客、比较政治与行政等；还可以研究政党组织中的特定角色的特定的政治行为，也可以研究政党财政问题等。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个方法选择问题，如历史研究、比较分析、行为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社会学方法、社会心理研究法、阶级分析、多元主义方法、精英主义方法等，可以侧重某种方法，也可以几种方法并用。

对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研究著作已经是卷帙浩繁，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界，政党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发达。那么，本书为什么还要以政党政治为题进行研究呢？

其一，政党及政党政治现象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尤其在当今世界仍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

其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治学界对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令人满意，对于有关政党政治的很多问题还没有给出比较明确、系统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研究尤其如此。

其三，人类政治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永远值得继续探寻下去。实际上，政党政治就是一种近代以来以及当代并将继续作用于我们可预见的将来的人类政治形式，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实现了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有其尚待进一步发现的新的可能的方面。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确定作者本人的特殊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中国政治学界的政党政治研究，尤其是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比较抽象地为其定向、定位上，即按照本质分析的方法和思路，比较宏观地确定政党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性质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缺少对于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机制的比较系统、细致、客观的探讨。这涉及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机制，它是如何在与西方国家的权力机制、政治机制、社会机制的结合中，保障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稳定和效率的同时能够适时予以调整的。这就要求从政治机制的角度，从政党政治直接的生存环境入手，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政党政治的产生、政党政治的功能、政党政治面临的困境等进行深入、细致、系统而客观的分析。

目 录

序论	(1)
第一章 政党政治面临挑战	(1)
第一节 资本主义政治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1)
一 资本主义政治的历史发展	(2)
二 资本主义政治的当代发展	(2)
三 新发展的表现及其意义	(4)
第二节 政治机制的近代转型与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	(9)
一 前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制	(9)
二 政治机制的近代转型	(15)
三 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	(17)
第三节 政党政治的现代困境	(21)
一 政党政治的认同危机	(21)
二 政党政治的功能危机	(29)
第二章 政党政治的生态分析	(36)
——一种分析框架	(36)
第一节 分析框架	(36)
第二节 权力机制	(40)
一 权力原则	(41)
二 权力结构及权力行使	(42)
三 权力交替	(43)

第三节 政治机制	(43)
一 政治机制的“软件”——政治机制的基本原则	(44)
二 政治机制的“硬件”——政治机制的结构形式	(46)
第四节 社会机制	(48)
一 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48)
二 群体的组合方式	(49)
三 个体与群体关系	(50)
四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50)
第五节 全球化趋向	(51)
第三章 政党政治与权力机制	(53)
第一节 西方国家权力机制的历史发展	(54)
第二节 权力机制演变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57)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与政治机制	(63)
第一节 政治机制的现代调整	(63)
第二节 作为现代政治机制的集团政治	(66)
一 集团的含义及特点	(66)
二 集团政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69)
第三节 集团政治与政党政治	(72)
一 传统代议民主制之下政党政治的功能	(73)
二 集团政治的功能及其对政党政治的互补	(76)
第五章 政党政治与社会机制	(89)
第一节 政党政治的社会机制基础——历史的考察及其启示	(89)
一 近代社会机制的发展及其现代转变	(89)
二 社会机制与政党政治形态及特征	(91)
三 几点启示	(96)
第二节 信息社会及其政治特点	(96)
一 信息社会的来临	(96)
二 信息社会的政治影响	(100)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政党政治	(101)
一 “电子民主”	(101)
二 政治权威衰减与政党政治	(102)
三 民主形式多元化、强化直接民主	(102)
第六章 政党政治与全球化	(105)
第一节 全球化及其政治影响	(105)
一 全球化的定义及意义	(105)
二 全球化的内容及表现	(106)
三 全球化的政治后果	(108)
第二节 全球化与跨国政党政治	(110)
第三节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党政治的影响	(116)
一 间接影响	(116)
二 直接影响	(118)
结论	(120)

第一章

政党政治面临挑战

政党政治如果从其萌芽时期（以英国早期围绕王权而产生的政府内的政治派别）算起，几乎是与资本主义政治同时诞生，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从其比较成熟的形态形成的时期（美国19世纪初至30年代，英国19世纪50年代以后）算起的话，迄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要了解政党政治在当代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必须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要了解其历史，尤其是其阶段特性，则必须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即从资本主义代议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的角度，特别是政治机制的发展演变的角度去理解政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现代困境。

第一节 资本主义政治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政治发展，在西方政治学者的著作中一般是指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在政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制度、政策过程等政治机制的硬件部分，而且包括政治哲学原则、政治文化等政治机制的软件部分。在此意义上说，政治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以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发展。本书不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而是试图用此概念的更宽泛的含义。政治发展可以用于分析、概括任何类型政治社会的演化、变迁。资本主义自从确立了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完成了“政治革命”、实现了人类的“政治解放”，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其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发展作出全面、具体、客观的描述、分析、评价，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资本主义政治的历史发展

列宁曾经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这种划分是以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特征为基础的，其目的是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这种分期是同当时资本主义的危机现实相符的，并且适应了 20 世纪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俄国革命实践的需要。^① 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参考。笔者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形式的演变，据此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作如下划分：（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乃是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经过自我调适获得新的发展活力的时期；（2）19 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多世纪可以作为传统代议民主制的全面危机阶段；（3）整个 19 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在欧美主要国家确立和稳定发展时期；（4）17 世纪中叶以后及 18 世纪则是资本主义在曲折反复的斗争中诞生的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政治制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符合总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从其政治制度形式的演化看，基本上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以选举制度形式的发展变化为例，绝大多数欧美国家现行的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包括普选制的最终确立、选区的划分及对选举的监督等法律规范与程序——都是经过几百年政治发展、在 20 世纪逐渐确立的，其中很多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六七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完成这个过程的。^②

二 资本主义政治的当代发展

资本主义政治在当代发展问题的提出旨在回答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变化。这里涉及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 20 世纪初期和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政治的两次重大转折，并进而涉

^① 张志尧：《略论多元民主制——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几点新思考》，《政治学研究》1986 年第 6 期。

^② 参见杨祖功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五章。

及客观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及其未来发展。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已基本发育成熟，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外矛盾也基本发育成熟，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大危机的关口，几次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推向了顶峰。西欧资本主义世界法西斯主义阴云密布，直至发展成德、意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是其总危机的结果及充分证明。这一系列历史事实使我们能够理解十月革命前列宁所提出的“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①这一结论。资本主义表现出了垂死、腐朽、即将灭亡的征兆。从政治制度形式上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全抛弃了代议民主制形式，实际上取消了选举制、政党制和议会制这一系列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赖以存续的基本政治制度形式。政治制度形式上由代议民主制走向了赤裸裸的暴力专制独裁反动统治，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资本主义政治上走向反动”的论断。

历史的发展并未将资本主义由大危机推向灭亡，而是使它在经过了激烈的动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经济、社会危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全方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严重的危机，摆脱了危机，经过结构性调整，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资本主义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其政治制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毛病；其二，摆脱了危机、经过调整又发展下去的事实，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发展到其终极和尾声，它自身所固有的自我适应、自我调整机制还在起作用。因此，不仅应当看清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从历史趋向上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更应当客观认识和理解尚处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现实，对资本主义近半个世纪来的发展，尤其是其政治发展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评价，这是一项既有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的理论工作。

危机实际上也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危机，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及其他各界人士对于已经行之有效了几百年的民主制度产生怀疑。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重要支柱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都显得那样的脆弱无力。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同时出现的，阿道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夫·希特勒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几乎同时认识到了传统的代议民主制面对大危机的根本弱点在于国家公共权力的软弱，换句话说，就是国家要由消极转为积极，因而就有了“国家社会主义”，就有了“新政”，二者在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与参与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国家即公共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参与和干预程度的加深与增强，成了资本主义在寻求摆脱危机出路时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即加强国家权力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史中重要的里程碑，它带来了资本主义政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其影响甚为深远。

国家权力增强的同时，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重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作为消极的守夜人的角色，主要通过法律手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国际国内条件，较少直接介入经济及社会生活。议会自然成为权力中心，立法权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力。此即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谓的“议会主权”、“议会至上”。这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政治需要的。随着危机的出现及解决危机的需要，议会的权力逐渐削弱，而国家行政权力则逐渐增强。英国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权力转移，完成了国家权力由国王转向议会、由议会上院转向下院以后，在20世纪则开始了权力重心由国会下院向内阁转移甚至由内阁向首相个人转移的趋向。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不尽相同、权力重心转移的进程也不尽一致，但是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各国都发生了国家权力由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转移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政治变化。

三 新发展的表现及其意义

与国家权力的膨胀以及权力重心的调整相伴随，资本主义政治在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所发生的这种政治结构形式和政治运行机制上的变化更能够反映资本主义政治在20世纪以来的调整和改造，更能够反映作为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自我调适机制在起作用。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即：政策咨询机构应运而生并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广泛深入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并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压力集团的大规模出现并广泛地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治与政策过程的方方面面。



(一) 政策咨询机构影响公共政策制定

政策咨询机构或称决策咨询机构，也称智囊机构、智库或思想库，它是适应国家权力增强的需要而广泛涌现出来的。国家权力的增强意味着需要政府做决定的事务的增加，尤其是行政机关需要的决策工作量剧增，决策者几乎不可能对他们所要处理的各个方面的事务有足够的了解，他们需要求助于有关的专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作决定。在此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政策咨询机构应运而生。有些是建在大学里，有些是建在独立的科研机构内，有些是附属于政府机关，也有些是完全独立的。从广义上说，它们参与公共政策分析和研究工作。在美国，最早的这类机构是1916年建立的布鲁金斯学会，比较著名的还有兰德公司、赫德逊学会、斯坦福研究所等。这类思想库都是多学科的，它们从事研究和出版工作、组织秘密和公开的讨论、向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提供咨询。在英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政策研究机构，但是，大部分规模都小于美国，如英国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学会、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事务研究所、亚当·斯密学会，荷兰的政府政策科学研究会，奥地利的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比利时的全欧政策研究中心等。^① 政策咨询机构对政策过程的参与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其一，它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途径，使得知识分子在发挥社会批判功能的同时，也能够积极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和角色。其二，它提高了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政策咨询机构同完全的政府机构不同，它们具有更多的学术和研究性质，一项政策问题对于要作出决定的政府机关说来是本职工作，它们是当局者，而政策咨询机构则往往是与之没有直接关系的旁观者，因此，政策咨询机构能够更为冷静、客观，更能够考虑到一项可能的决策的比较广泛且长久的影响和后果，对具体的政策问题由各该领域的专家提供可行性的研究和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极大地减少了政策的盲目性，使得决策有了充分的依据，提高了政府政策的效率和效能。其三，它增加了政府政策和政治的透明度和民主性，政策咨询系统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本身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展和深化。一种合理的政界与学界的相互关系是一种进步，是现代社会的重

^①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9页。

标志之一，在此意义上，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并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政策咨询系统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了政治与学术相结合，亦即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一种合理而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虽然当代世界各国的实践与这种近乎理想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在欧美各国都适时地开始了这种实践。

（二）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

大众沟通与大众传播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此研究领域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并且早已独立成学科体系，即所谓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从政治角度研究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回答如下问题：新闻媒介是什么？新闻媒介做些什么？谁在控制新闻媒介？新闻媒介如何影响政治，以及怎样受其他参与者的影响？^① 诸如此类的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是由于随着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传播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社会及政治功能，从政治的角度看大众传播媒介，它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复杂问题。其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至当今越来越发达的类似于交互网络（internet）的各种日新月异电子通信手段等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形成公民政治文化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常常令传统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如家庭、学校等相形见绌。其二，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监督功能。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根本动力之一是巨额经济利益，而它又受着自由竞争的规律的支配。自由竞争适合传播媒体的特点，相互竞争中的各种传播媒体竭尽全力地几乎将政治生活这个传统上神秘领地的每一个角落的信息尽可能快地传达给地球上的每个人。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各派政治势力无不利用传播媒介来推销自己、打击政敌。这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客观上而非主观上发挥了增强政客、政策、政府以及整个政治生活的透明度、监督政治生活的作用。其三，按其二的逻辑推导下去，结论应当是大众传播媒介有利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就表现于此。也恰恰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经济利益驱动性质，它实质上是为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服务的，因而，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畅所欲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受控于财富和权力的，对此，

^① 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0 页。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这部著作中有精彩而独到的论述。不管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如何复杂甚至是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政策过程和政治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有人称大众传播媒介是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不无道理。

（三）集团政治的发展

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是资本主义政治在危机之后进行调整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的表现。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与人类政治生活相伴随、共始终，即所谓利益与政治共生、压力与权力同在。在今天的政治学语汇中，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利益集团或称压力集团及其院外活动的主题下所要探讨的则是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政治现象。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基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等之上的社会利益集团，它们通过院外活动向政府施加影响来满足集团利益。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加突出和普遍。因此，从利益集团及其政治功能研究的角度，D. B. 杜鲁门的《政府之进程》（1951）比 A. F. 本特利的《政府之进程》（1908）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从此以后，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研究就离不开对利益集团的评述。在研究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以至于整个政治生活的文章、教材和专著中基本上都要涉及利益集团问题，甚至有人根据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的原初和比较突出的意义和政治功能，将其称为两院制国家中的立法“第三院”。

那么，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呢？这同样是一个复杂而争论不休的问题。精英主义学派和多元主义学派对此问题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解。在多元主义者看来，利益集团的广泛出现并大规模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表明政治权力的分散和多元化，国家已经不再是政治权力的唯一中心，代表着社会上部分群体政治诉求的利益集团也拥有政治权力，也是众多的权力中心之一。宗教的、行业的、职业的、民族的、种族的、阶层的，甚至性别的、年龄的集团在其各自的范围内拥有权威，与国家权力相抗衡，在公共政策的形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整个政治生活也就呈现出了一种各个权力中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社会中的林林总总的利